

批判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怀疑、折衷、 与詭辯的方法論

李 其 駒

一

当前在全党展开的反对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我国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内的反映。这场政治斗争的实质在于两个阶级的世界观的对立。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集中地进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他们反对党的领导 and 群众路线，在我们学校内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还更加集中地攻击党的教育方针和党领导的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反对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大搞群众运动，企图把我们学校拖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对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是有着共同的世界观作基础的，他们的世界观，就是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世界观包括着方法论，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在方法论上的表现就是怀疑、折衷与詭辯。当他们采用这种方法论来与唯物辩证法相对抗的时候，却把自己打扮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打扮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他们以怀疑、折衷与詭辯的方法论来暗中偷换唯物辩证法的目的，是为了给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特别是给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极端的唯我主义找到一块遮羞布，是为了给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论和行动找到一块粉饰物。他们以尊重事实、独立思考、追求真理为名，用以掩盖其主观唯心主义的怀疑论的实质；他们以全面性、灵活性为名，用以掩盖其玩弄折衷主义与詭辯论从而偷换唯物辩证法的勾当。

怀疑、折衷与詭辯是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从其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和其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出发而自觉采用的方法论。列宁讲过：“对于一个人根据他自觉采用的一定原理出发，而犯的任何一种错误，包括政治错误在内，如果不找出它的理论根据，那是不可能充分认清它的”[●]。为了彻底粉碎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为了充分认清他们的反动面貌，就必须剖开他们的画皮，就必须粉碎他们所自觉采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怀疑、折衷与詭辯的方法论。

二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

● 列宁全集 第32卷 第79页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期，他們是我們黨內的反對派。但是，他們却不是一開始就赤裸裸地以反對派的面目出現，而是經常以懷疑派的面目出現。當黨提出總路線、方針、政策和開始採取措施去發動羣眾運動的時候，他們散布懷疑論調，企圖阻止黨的總路線、方針政策的確定，企圖制止黨發動羣眾運動；在執行黨的總路線的過程中，在羣眾運動發動起來的情況下，他們依然散布懷疑論調，給羣眾運動潑冷水，企圖阻礙總路線的貫徹，企圖扼殺正在蓬勃發展的羣眾運動；當我們的事業在黨的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依靠轟轟烈烈的羣眾運動取得偉大勝利的時候，在鐵的事實面前，他們還不甘心罷休，繼續散布懷疑論調，否定成績，企圖動搖人們實現總路線的決心和信心，阻止我們的事業沿着勝利的道路前進。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政治上以懷疑派的面目掩蓋着反對派的實質，在哲學上，他們以懷疑論的形式，掩蓋着主觀唯心主義的獨斷論的內容，我們看看他們懷疑的是什麼，不懷疑的是什麼，就可以十分明白他們的真面目。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懷疑一些什麼呢？他們懷疑黨的總路線是不是羣眾的自覺要求，是不是反映了客觀的經濟規律；他們懷疑黨中央和毛主席是否領導得正確，懷疑在公社化過程中曾經一度出現的共產主義風是不是來自黨中央；他們懷疑人民公社是不是具有客觀的必然性，是不是羣眾的自覺要求；他們懷疑大辦鋼鐵是否搞得對頭，是不是破壞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他們懷疑大躍進的成績，懷疑黨一再核實的增產數字是否可靠；他們懷疑羣眾運動是不是真正的羣眾自己解放自己的運動；他們懷疑黨的教育方針是否正確，教育革命是不是搞對了；他們懷疑教育革命之後教學質量是不是提高了，科學研究是不是作出了成績；他們懷疑教學和科學研究中能否實現總路線的多、快、好、省的要求，能否大搞羣眾運動；他們懷疑黨是不是把教育革命搞過火了，是不是違反了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他們懷疑做黨的馴服工具是不是會成為木頭人；他們甚至懷疑黨在工作中所採取的具體措施是否正確；……如此等等。概括起來，從黨中央、毛主席到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在的基層黨組織，從黨的理論基礎到黨的實踐活動，從社會發展的規律到擺在眼前的事實，從社會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從黨的總路線到黨的工作中的每一個具體措施，從黨到羣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概懷疑。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又不懷疑什麼呢？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話，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是一點也不懷疑的，甚至國內外反動派的某些造謠誣蔑，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信以為真。譬如，帝國主義造謠誣蔑我們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是奴隸性的勞動，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則說人民公社和大躍進是黨的強迫命令的結果；農村中企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富裕中農說，人民公社妨礙了生產的積極性，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就主張“包產到戶”；人民公社改進管理体制，走上了鞏固的和健全發展的道路，國內外的反動派誣蔑說這是我們的倒退，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則說，人民公社和高級社沒有什麼區別；在教育革命之後，沒有得到徹底改造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說，教育革命造成了各方面關係的緊張，壓力很大，談不上什麼民主自由，連小孩子都不敢說話了，我們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但信以為真，並且廣為傳播，甚至誣蔑黨在教育革命以後變得更驕傲了，對知識分子的工作作得不細致了，沾染上了國民黨的作風。有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竟然公開地說要到黨外去找真理，也就是說要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里去找真理。

黨的每一句話，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都懷疑，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每一句話，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都堅信不移，這本來是不足為奇的事情，因為他們自己就是披着共產黨員外衣的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

從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怀疑的东西和不怀疑的东西的对比中，我們清楚地看出他們并不是真正怀疑一切的怀疑論者，而恰恰是一些主觀唯心主义的独断論者。他們所謂值得怀疑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实、規律、真理，以及作为真理的化身的党中央和毛主席，还有就是作为真理标准的广大人民羣众的实践活动；他們所謂无庸置疑的东西，实际上都是从他們資產階級立場出发，捕风捉影，片面誇大，无中生有，主觀捏造的东西。在他們那里，主觀和客觀分得多么清楚，怀疑客觀，相信主觀。

事情还不尽如此，他們对客觀的东西并不停留在怀疑上。右傾机会主义分子說，他們怀疑是有“事实”根据的，他們所謂的“事实”又是什么呢？“凡是我想得通的，我就承認它是事实，凡是我得不通的，就未必是事实”，这就是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所謂的“尊重事实”的自白，正是在这种“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他們提出了对社会主义一系列的怀疑。他們的这个自白，露骨地表明了他們是彻头彻尾的唯我主义者。他們口口声声講“尊重事实”，实际上他們一点也不尊重事实，而且恰恰相反，对于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來說，不是我尊重事实，而是要事实尊重我，我想得通的就是事实，我想不通的就不是事实，他們所說的“一切尊重事实”，也就是說“一切尊重我”，不是要主觀尊重客觀，而是要客觀尊重主觀，这不是十足的主觀唯心主义的唯我主义者嗎？在这种世界观支配下，所謂以“事实”为根据的怀疑，难道只是怀疑嗎？显然不是如此，怀疑只是他們用以騙人的一种形式，在他們这种怀疑的形式的背后，都有着他們自己的結論，即否定社会主义肯定資本主义的結論，社会主义對他們來說是始終想不通的东西，他們不承認它，当然要否定它；資本主义對他們來說是心嚮往之的东西，他們承認它，当然要肯定它。怀疑的形式，独断的内容，这就是他們的怀疑論的實質所在。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之所以熱中于怀疑，不是偶然的。在他們看来，怀疑的形式最有利于他們爭取羣众，最有利于他們的偽裝，最有利于他們向黨的进攻。他們在散布怀疑的論調的时候，总是打着尊重事实，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旗幟，他們表面上講，“一切尊重事实，一切服從黨”，而实际上他們從來是不承認黨是真理的化身，他們把尊重事实和接受黨的領導絕對對立起來，他們把无条件地服從黨的領導的人諷刺為沒有思想的木瓜腦袋，而把他們怀疑黨所領導的一切美化為最有智慧的表现。

他們的这种偽裝，在一段時間內，的確欺騙了不少的人。为什么他們这种騙人的勾當能够一度得逞呢？这除了有些受騙的人在具体的問題上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有共鳴之处而外，重要的是人們还不善于从本質上分清不同的怀疑。

辯證唯物主义認為：人們在認識客觀世界的过程中，总是要經常出現主觀落后于客觀的情况，当主觀还没有如实地反映客觀的时候，出現了主觀和客觀不相适应的矛盾，这样，在人們的头脑中也就出現了疑問，即怀疑；随着實踐和認識的不断發展，主觀愈來愈正确地如实地反映了客觀，那么，曾經出現的疑問就得到了解決，也就是說，解除了怀疑。在認識客觀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出現怀疑，并不是一件坏事情，而是促進人們思想發展所必需的，問題只是在于人們从什么立場出发，受什么样的世界观支配來对待主觀和客觀不相适应而出現的怀疑。資產階級的主觀唯心主义要求客觀符合主觀，那么，怀疑是始終不能得到解決的，但是，他們总是企图用自己的世界观來解釋和改造世界，其唯一的出路就是用歪曲客觀

世界的本来面貌的办法来解除怀疑。所以，从实质上来讲，主观唯心主义者，特别是发展到了唯我主义的程度的主观唯心主义者；除了“我”之外，一切的客观存在，他都怀疑，但是，当他从“我”出发来解释客观世界的时候，一切怀疑也都迎刃而解了，他也就成为极端的独断论者。

站在党的立场上的人，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来观察问题，对于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教育革命运动的正确性和已经取得的胜利是坚信不移的，因为这些都是从实践中不断获得证实了的真理，但是，由于认识的深刻程度有所不同或者由于对情况的不够了解，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也可能存在一些怀疑，只要他是要求主观去符合客观的话，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所以从根本上否定已经为实践所证明了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教育革命的真理，这是因为他们要求客观符合主观，这些客观真理是和他们的资产阶级的主观利益直接相违背的，当然他们要反对。

另外，还有一些立场不坚定，具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盟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怀疑论在他们之中有着广泛的市场。这些人虽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但是对于党的总路线等大是大非的若干问题，还有不少将信将疑之处。他们由于立场的动摇，不能使自己的主观认识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不断地向前发展，因而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经常出现，而且难以解决，长期存在着，他们既不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样明确地要求客观来符合主观，也不象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那样努力地要求自己的主观不断地去符合客观，所以，当客观形势不断向前推移的时候，他们的思想总是跟不上去，一个疑问没有解决，另一个疑问又出现了。这些人没有解决的怀疑的确是很多的，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能够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俘虏的根本原因。

站在党的立场上，拥护党的总路线，但只是在具体工作中由于不了解情况而提出的怀疑，这是正当的怀疑；站在反对党的立场上，否定党的总路线，用怀疑论的形式出现而提出的怀疑，这是向党进攻的怀疑；动摇于党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间的不坚定的分子，他们虽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党的总路线，但却由于立场的动摇，和世界观的分歧实际上还存在着很多怀疑，这是十分危险的怀疑。分清以上三种怀疑，对于我们认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本来面目，对于坚定我们的立场，划清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界限，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赖以活动的市场，以及对于我们认识客观世界，都是十分必要的。

三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仅打着“尊重事实”的唯物主义的旗号，而且还打着“全面性，灵活性”的辩证法的招牌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教育革命运动。其实他们所谓的“全面性，灵活性”与唯物辩证法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他们的“全面性”是折衷主义的“全面性”，他们的“灵活性”是诡辩论的“灵活性”。象怀疑论一样，折衷主义和诡辩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方法论的特征。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总是拿出一些所谓“事实”出来作论证，他们把事实曲解为只是合乎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口味的东西，曲解为他们主观意见的化身。他们又是怎样让“事实”来尊重他们的主观意见呢？在这里，他们就用上了折衷主义与诡辩论。

客觀物質世界的諸現象存在着紛繁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又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任何一个事物离开了它周圍的联系是不可理解的。在紛繁复杂的联系中，又有本質联系和非本質联系的区别，不区分这两者，依然不能真正認識客觀事物。唯物辯証法不但是要求人們从联系中去認識事物，要求具体問題具体分析，而且严格要求分清本質与非本質，主流和支流，既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也不能把两者顛倒过来。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恰恰与此相反。他們所采用的折衷主义手法，就是有意地把本質的东西与非本質的东西等同起来，把主流与支流等同起来，把必然性的东西与偶然性的东西等同起来，甚至把不相容的东西任意結合起来，他們正是把这种东取一块西取一块的任意結合，标榜为“全面性”，这种“全面性”并沒有一絲一毫的唯物辯証法的味道，而只是他們主觀經驗的混合物。他們所采用的詭辯論，就是把非本質的东西、支流的东西、偶然性的东西說成是本質的东西、主流的东西、必然性的东西，他們脱离具体事物的联系和发展来玩弄主觀概念的相互过渡，他們正是把这种主觀概念的相互轉化和相互过渡标榜为“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同样也沒有一絲一毫的唯物辯証法的味道，而只是他們主觀經驗的隨意性。折衷主义也好，詭辯論也好，其共同特点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去真存伪、以片概全，从而达到他們主觀唯心主义地解釋客觀世界的目的。

我們看看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在向党进攻的几个主要問題上是怎样玩弄折衷主义的手法的。

高速度是总路綫的灵魂，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总路綫，就不能不集中攻击高速度。他們認為高速度破坏了国民經济的比例平衡，对1958年国民經济高速度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大办鋼鉄的运动，他們恨之入骨，把它說成是“挤掉一切”因而造成各方面的“緊張”的根源，責难党在发展国民經济中犯了“片面性”的錯誤。为了糾正这种“片面性”，他們提出了折衷主义的“消极平衡論”来与党相对抗。他們的“消极平衡論”就是不分主次地看待速度和比例的关系，主要經濟部門和次要經濟部門的关系，要求放慢速度来迁就平衡，特别是要求放慢起决定作用的經濟部門的发展速度，来求得国民經济各部門之間的平衡。其实，平衡总是相对的，不平衡才是絕对的，我們所需要的是在高速度发展中积极的平衡。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所要求維持的平衡，實質上是一种消极的、靜止的平衡。这种“消极平衡論”的“全面性”的企图是十分明显的，就是要否定高速度，否定“两条腿走路”的方針中的主大关系，否定“以鋼为綱，全面跃进”的方針，也就是从根本上否定党的总路綫。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革命的羣众运动，他們責难党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教育革命运动中犯了“左傾冒險主义”的片面性錯誤，是“小資产階級狂热性”的表现，其結果是“偏、糟、乱”，为了糾正这种“片面性”，他們提出了折衷主义的羣众运动“四平八穩論”来与党相对抗，他們一方面折衷主义地把党領導的革命羣众运动中的九个指头的成績与一个指头的缺点等同起来或者顛倒过来，加以誣蔑和指責，另一方面，他們自己在指导羣众运动时，就是以資产階級貴族老爺式的态度来对待羣众运动，給羣众运动規定一些所謂“具有全面性”的“不左不右”的清規戒律，以达到所謂“四平八穩”、“不出乱子”，这种“四平八穩論”的“全面性”的企图也是十分明显的，就是要束縛羣众的手脚，阻止羣众运动的兴起，也就是从根本上扼杀革命的羣众运动。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政治挂帥。他們責难党強調政治挂帥又是一种片面性的錯誤，他

們認為強調政治挂帥就是“否定了客觀的經濟規律”，為了糾正這種“片面性”，他們提出了折衷主義的“政治與經濟等量齊觀論”來與黨相對抗。他們否定政治挂帥對認識、掌握和運用客觀經濟規律的決定作用，否定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他們不懂得也不願意懂得只要無產階級的政治掛了帥，人們就會有沖天的干劲，就會發奮圖強地不斷地去認識、掌握和運用客觀規律，經濟事業的發展就會有明確的方向，就會出現大躍進。黨的八屆八中全會號召“反右傾、鼓干劲”之後，迅速出現了生產按旬按月地直線上升的躍進新局面，十分生動地証明了政治掛帥的決定性的作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政治與經濟等量齊觀論”的“全面性”的企圖同樣是十分明顯的，就是要否定黨的領導，不要無產階級的政治掛帥，而要資產階級的政治掛帥，不要“多、快、好、省”，而要“少、慢、差、費”，也就是從根本上否定社會主義事業。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對教育革命、反對我們在教育戰線上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他們認為“文化教育領域中沒有階級鬥爭”，搞教育革命就是“人為地造成各方面的關係緊張”，“傷了知識分子的自尊心”，破壞了“團結”，他們責難黨對知識分子也犯了片面性的錯誤。為了糾正這種“片面性”，他們提出了折衷主義的“階級調和論”與黨相對抗。他們主張在高等學校里黨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應該平分秋色，在政治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聽黨的話，在業務上，黨要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話。他們這種“階級調和論”的“全面性”的錯誤就更加明顯了，他們就是要黨放棄在高等學校的領導權，放棄教育領域內兩條道路的鬥爭，以求得兩個階級的一團和氣與和平共處，而實際上調和階級鬥爭是不可能的，不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戰勝無產階級，他們也並不是真正地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政治上聽黨的話，而是要使黨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命是聽，使無產階級屈服於資產階級，他們說：“誰最有知識、誰就有發言權”，在他們看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最有知識的人，當然也就是最有發言權的人，這就是他們最清楚的表白。

在高速度與比例、主要經濟部門與次要經濟部門，羣眾運動的成績與缺點，政治與經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等關係上，唯物辯證法的全面性與折衷主義的“全面性”是針鋒相對的。唯物主義辯證法認為這些關係都是對立面統一的關係，有着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區分。忽視任何一個方面的片面性都是錯誤的，不區分在一定條件下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也是錯誤的。唯物辯證法的全面性與折衷主義的“全面性”所得出的政治結論也是針鋒相對的。堅持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全面性，就是堅持總路線，羣眾運動、政治掛帥和階級鬥爭，也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而堅持折衷主義的“全面性”就是要否定總路線、羣眾運動、政治掛帥和階級鬥爭，這樣，也就必然會葬送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復辟開闢道路，用折衷主義偷換唯物辯證法在政治上的嚴重危害性正在於此。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詭辯是多種多樣的，懷疑和折衷主義實際上也就是他們詭辯的兩種形式，除此之外，就其主要的詭辯手法來說，還可以概括為如下幾種：

“抓住一點，盡量誇大，不及其餘”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的主要的詭辯手段。所謂抓住一點也者，就是抓住一些非本質的東西，所謂盡量誇大也者，就是把非本質的東西誇大成為本質的東西，所謂不及其餘也者，就是不顧及真正本質的東西，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抓住某些個別的浮誇現象死死不放，把它誇大成為本質的東西，誣蔑說：“浮誇之風遍及全國”，而不顧及黨的實事求是的本質作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攻擊教育革命也是

采取这种詭辯尤，他們說：“哲学系下放劳动鍛煉十个月，固然有收獲，但所付的代价也不小”，他們的真正意思是劳动鍛煉得不偿失或者是有失无得，他們把由于我們工作中暫時的安排不当而一度出現的教学被动的状况，說成是十个月劳动鍛煉的罪过。教育革命以后，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党的教育方針的集中点之一是在教育質量問題上，他們把去年一段時間內暫時少讀了一点書的現象誇大成为教育質量的普遍下降，而把标志我們教育質量提高的主要东西，即无产階級的德育的加强，理論联系实际的智育的增长，以及全面的体質的健壮加以抹煞。他們正是这样抓住个別的、暫時的、难免的、并且已經得到克服的缺点不放，加以尽量誇大，企图否定教育革命的偉大成績，从根本上动摇党的教育方針。

列宁說：“一切詭辯論者的手法向来是：引用一些分明与当前实际情况根本不符的例子来作証”[●]。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也慣用这种手法。他們脫离時間、地点、条件而任意挑选一些例子来論証自己的主觀意見。譬如，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拿今天鋼鐵工业中的小土羣已經发展为小洋羣的例子，来論証去年全民大办鋼鐵运动是搞錯了，他們說：“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小土羣既然要下馬，为什么要搞小土羣呢”？他們恰恰是違反了客觀的辯証法，我們說正是“有了当初的小土羣，才有今天的小洋羣”。他們这种胡謔，这种主觀的对比，正象列宁所說的，其荒謬性是无異于把尺度和重量对比一样。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詭辯尤的另一形式，就是玩弄概念的灵活性，他們抓住馬克思主义的詞句，曲解党的政策和決議，用以歪曲事情的本質，譬如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在攻击大办鋼鐵运动时，有时說“得不偿失”；有时又說“有失无得”；或者說：“大办鋼鐵在政治上所得极大；在經濟上所失不小，而两者相較，得失相当”；甚至还直接說：“有失无得”。他們玩弄着各种不同的概念，实际上他們講的是一回事，那就是大办鋼鐵搞糟了。他們玩弄概念的目的，是为了掩蓋其狐狸尾巴，但是，欲盖弥彰，狐狸毕竟还是狐狸。至于搬用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決議的詞句，作为向党进攻的外衣的例子就不胜枚举了。

当人們开始識破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眞面目的时候，右傾机会主义分子还不甘心放棄詭辯的手法，他們防禦时所采用的詭辯，就是把大是大非問題上的根本分歧尽量說成是具体工作中的一般分歧，把他們的反党的組織活动尽量說成是个人之間的關係。其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繼續打扮成为一个无罪的人，詭辯論又成了他們的“免罪符”！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所采用的种种的詭辯尤，不論花样怎样繁多，但有一个共同的本質，那就是“万物皆为我用”，事实、感觉、經驗、教条如此等等，都可以成为他們詭辯的根据，他們藉此可以把死的說成活的，把活的說成死的。列宁十分中肯地指出，所有这些詭辯尤都是“小丑的手段”，“江湖騙子的手法”。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藉折衷主义和詭辯之助，實現了他們讓“事实”尊重其主觀意見的目的。他們这种技倆为什么能够一度得逞而未为人們所識破呢？这是因为詭辯与折衷主义还有着認識論的根源，这种根源就是在于認識过程的复杂性与困难性。人們通过現象达到对本質的認識是逐步的，在这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存在着認識走入歧途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如果唯物主义地对待它，在实践的基础上，人們可以不断地修正錯誤的認識，使主觀逐漸和客觀相符合；而唯心主义者正是有意地利用这种認識过程中的可能性，来歪曲地解釋客觀世

界，象列宁所說的：“在社会生活現象极端复杂的情形下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单个事实証实任何一种意見”[●]。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正是这种讓“事实”来尊重其主观意見的主观唯心主义者。

唯物辯証法和折衷主义詭辯論在認識論上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客观地在認識过程中利用概念的灵活性呢，还是主观地利用概念的灵活性，列宁說：概念的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詭辯。灵活性，如果加以客观的应用，即反映物質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統一，就是辯証法，就是世界永恆发展的正确反映”[●]。

四

怀疑、折衷与詭辯的方法論是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組成部分，是他們资产階級个人主义的人生觀的体现。立場、观点和方法在右傾机会主义分子身上也是一个有机的統一体。我們揭露和批判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方法論的目的，是为了更加清楚地認清他們反动的资产階級立場和世界观。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总是把自己說成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把他們和党的根本分歧說成只是在共同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場上的方法分歧，他們不承認他們和我們的矛盾是两个階級的矛盾在党內的反映，是两种世界观的对立。他們把立場、观点和方法割裂开来之后，把一切分歧都归結为只是来源于認識方法的不同。这又是他們的詭辯！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場是资产階級的立場，他們滿腦子的资产階級个人主义。在党的教育之下，他們并没有根本改变自己的立場，只是有一点模模糊糊要社会主义的傾向。他們从资产階級个人主义出发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和党领导的无产階級的社会主义是对不上口徑的。所以，当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要彻底消灭資本主义經濟基础的残余和资产階級政治思想的最后影响的时候，社会主义和他們资产階級的个人主义的矛盾就愈来愈尖銳了，他們也就不得不起来反对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階級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和个人主义紧密相联，发展到极端，就是唯我主义，一切以“我”为中心，“我”就是真理。我們反对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正是“无产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的一場不可調和的斗争。我們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是无产階級按照自己的世界观——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世界的事业，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所标榜的“社会主义”是资产階級企图按照他們的世界观——主观唯心主义改造世界的幻想。从资产階級个人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出发，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主張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不要党的领导，不要革命的羣众运动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实际上就是屈服于資本主义的現代修正主义所謂的“社会主义”的翻版。

当右傾机会主义分子起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們还捨不得放下这个可以騙人的“社

● 列宁文选第一卷 第921頁 莫斯科版

● 列宁：哲学筆記 第87頁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第27頁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会主义”的旗帜，特別是在党的总路綫已深入人心并已取得偉大胜利的情况下，更需要伪装成为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更需要采用“原則上同意而实际上不同意的手段来葬送一切”^①，否則就必然会馬上暴露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質，立刻会为广大人民羣众所唾棄。为了使“原則上的同意”和“实际上的不同意”的矛盾掩盖起来，为了使客觀服从主觀，他們也就不得不采用怀疑、折衷、和詭辯的方法論。只有采用这种方法論，他們才有可能在政治上煽惑和欺騙广大的人民羣众，才有可能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射出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

資產階級的立場、主觀唯心主义的观点、怀疑、折衷和詭辯的方法，这就是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动世界觀的全部內容，是他們墮入反社会主义泥沼中去的深刻的思想根源。

1959年11月15日

① 列宁 轉引自紅旗1959年21期第20頁